

江苏省文史研究馆建馆五十周年纪念文集

馆员文存

江苏省文史研究馆 编



凤凰出版社

馆员文存

江苏省文史研究馆 编
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馆员文存 / 江苏省文史研究馆编. —南京: 凤凰出版社,
2003. 11

ISBN 7—80643—183—7

I. 馆… II. 江… III. 文史—中国—文集
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99137 号

- 书 名 馆员文存
著 作 者 江苏省文史研究馆编
责任编辑 王华宝 丁 骏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
发行部电话 025—3223462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印 刷 者 南京曼迪印刷有限公司
南京市江宁区东山镇金箔路 203 号 邮编 211100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字 数 335 千字
印 张 13.375
插 页 6
印 数 1—2200 册
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—80643—183—7/Z·14
定 价 31.50 元
(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前 言

周勋初

“敬老崇文”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。1951 年成立了中央文史研究馆，1953 年江苏省人民政府根据政务院 1952 年颁发的《关于设置文史研究馆的决定》，成立了江苏省文史研究馆，到现在已经整整五十周年了。

自建馆至今，商衍鎏、钱自严、陈中凡、程千帆、周勋初五位先生先后任馆长，都是具有声望的知名人士。馆员们来自社会各个方面，分别在文学、史学、教育、外语、政法、经济、军事、书画、新闻、考古、音乐、体育等领域具有专业特长。馆长、馆员们各有不同的经历，但都是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朋友，都具有爱国热忱，都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馆务日益活跃，各项工作呈现出勃勃生机。馆员们心情舒畅，精神振奋，虽届耄耋之年，仍积极从事于学术研究、书画创作、音乐演出等活动。

为了庆祝建馆五十周年，我们编印了这本《馆员文存》。它包括已故的和健在的馆长、馆员之作品，按照文学研究、历史研究、文化研究、艺术研究、文辞五个部分编排，以作者出生年月为序。其中已故的馆长、馆员之作品，系采访得来；健在的馆长、馆员之作品，大多选自《江苏文史研究》杂志，少数系作者自己提供。这本《文存》，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我馆成绩，殷切盼望得到海内外人士指教。

展望未来，我们要老当益壮，在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的指引下，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、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继续努力作出新的贡献。

目 录

八股文概纪及举例释义	商衍鎏(1)
论纪君祥的《赵氏孤儿》杂剧	陈中凡(20)
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的被理解和被误解 ...	程千帆(36)
《唐钞〈文选集注〉汇存》前言	周勛初(54)
《诗品注》跋	陈延杰(73)
略论许浑诗在唐诗发展中的地位	许永璋(75)
李白与金陵	金启华(84)
莎著与汉诗之共性观	黄 龙(115)
谈当代学者忽视创作实践的倾向	常国武(124)
扶桑月旦结诗缘	
——回忆孙望先生与程千帆先生 ...	顾福生(130)
韩紫石先生传	蒋维乔(135)
南京保卫战前夕的一段亲历亲闻	王正元(141)
宋祖之惩贪污	业衍璋(148)
魏源在江苏	谭伯鲁(154)
重人格 尊人道	
——张謇教育思想评析	茅家琦(168)

- 细君 昭君 文成公主 梅汝恺(180)
 南宋陪都建康城 陈 振(187)
 太平天国与中国传统文化 方之光(195)
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江苏陆军 陈长河(213)
- 扬州方言例释 张羽屏(226)
 清代休宁医学家汪昂及其著作 金成生(236)
 体育与智育、美育的关系 厉鼎禹(243)
 金陵古玩业概述 王一羽(247)
 《汉校官碑》文字考释 苏昌辽(259)
 王款鹤先生讳名辨 王毓骅(267)
 关于中国古代彩瓷研究的几个问题 ... 张浦生(273)
 阳羨茶事考述 徐秀棠(279)
- 盆景艺术二则 周瘦鹃(286)
 《兰亭序》的真伪驳议 高二适(293)
 中国画之艺术形式与艺术基因 董 伯(304)
 《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》跋 卞孝萱(313)
 传为陆探微作《洛神赋图》弗利尔馆藏卷的
 探讨 林树中(325)
 馨子砚语 张继馨(334)
 宜兴紫砂壶艺术 吴 山(339)
 金陵琴坛五十载 刘正春(361)
 唐志契与《绘事微言》 张执中(370)

石涛与扬州画派	李万才(376)
中国古代尺八与洞箫	
——从马融《长笛赋》谈起	林克仁(386)
入古出新 风流独步	
——论高二适的书法艺术	季伏昆(393)
分析《郑长猷造像记》的刊刻以及北魏	
龙门造像记的先书后刻问题	华人德(402)
《影观集》选录	汤国梨(415)
《水周堂诗》选录	冯若飞(418)
后 记	(421)

八股文概纪及举例释义

商衍鎏

八股文即制义,或曰制艺、时艺、时文、八比文,又有称之为四书文者,以题目取之于四书也。乡、会试二场之五经文,亦用八股式,但其从出仍自四书文而来。至其体制,焦循《时文说》曰:“御宽平而有奥思,处恒庸而生危论,于诸子为近;然诸子之说根于己,时文之意根于题,实于六艺九流诗赋之外,别具一格。”江国霖《制义丛话·序》曰:“制义指事类策,谈理似论,取材如赋之博,持律如诗之严。”究之束缚过于策论,措词隘于诗赋,而又以数千年以后之人,追模数千年以上发言人之语意,曰代圣贤立言。圣贤而为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及孔门之弟子等尚可也,倘题目非圣贤语,而为阳虎、孺子、齐人妻妾,与夫权臣、幸臣、狂士、隐士之流,亦须设身处地,如我身实为此人,肖其口吻以为文,不可不谓为文格之创体也。独记事题或连章题则不入口气耳。文之发端为破题、承题,破承后为起讲,即入口气,起讲后排比对偶,接连而八,故曰八股;定于明初,完备于成化,泛滥于有清。然行之既久,而格有变化,时有盛衰,选集刊刻,指陈家数,自明至清,汗牛充栋之文,不可以数计。但藏书家不重,目录学不讲,图书馆不收,停科举、废八股后,零落散失,覆瓿烧薪,将来欲求如策论诗赋之尚存留于世间、入于学者之口,恐不可得矣。旧日人之讲求八股文者,以其为士子进身

之阶，一旦获偿所愿，即复弃去，消之者谓等于敲门砖。今日而欲条分缕析，将八股文之篇法、股法、句法、字法、炼句、修词，种种而详说之，万语千言不能发其秘，穷年累月不能究其源，即使明白，亦无所用，固不必虚费搜讨之精力，反使观者迷眩而不解耳。因分为源流、文体、文题、变化盛衰、选本、稿本述之，使之简显而较易明。叙述如下。

一 八股文之源流

八股文有谓仿于唐之帖括者，是以亦有帖括之称，帖括即帖经，唐制取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春秋左氏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诸经中，或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老子》等，随其所习出题若干道，令试者赅括而帖之。帖经之法，只令全写注疏，类于默书与今日之填题，既不增加词意，推展发明，惟凭记诵，不足以观其才学，故唐人之试帖括者，多兼及于诗赋与策论。是其发题虽原于经，而按其实际，与制义固不相类也。若溯源于宋、元之经义，则颇有蹊径之可寻，经义创自宋王安石，安石罢诗赋帖经墨义，士各占治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，一经兼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元之考试程式，用经义、经疑二问，于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内出题，是即四书文之所由昉。清《四库全书》于时文选本悉摈不录，惟录《钦定四书文》四十一卷，其提要云：“盖经义始于宋，《宋文鉴》中所载张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一篇，即当时程试之作也。元延祐中兼以经义、经疑试士。明洪武初定科举法，亦兼用经疑，后乃专用经义。”又四库所收有宋朱良矩《经义模范》一卷，元倪士毅《作义要诀》一卷，元王充耘《书义矜式》六卷，皆宋、元时经义之体。至清俞长城《百二十名家选》，首卷先录宋王安石、苏辙、杨万里、陆九渊、陈傅良、汪立信、文天祥七家经义，当时虽尚为论体，而用对偶

之似八股行文者已开其端,《制义丛话》于第三卷内引用甚详。如陈傅良《不以人废言》文云:“浅近之言,帝舜犹必察;小人之箴,盘庚不敢伏。”《保民而王》文云:“论成汤之王者,不观于万邦咸怀之日,而观于子惠困穷之初。论文王之王者,不观于三分有二之时,而观于不侮鰥寡之始。”汪立信《与谗谄面谀之人书》文云:“国有大兵,而虏寇猖獗,所恃以无恐者虎贲干城,而彼习为谗谄面谀之庸谈,卒所以益之疾而增之尤。国有大侵,而流离载道,所恃以无患者保障茧丝,而彼好为谗谄面谀之回邪,卒所以阶之祸而梯之乱。”文天祥《事君能致其身》文云:“不为不忘沟壑之志士,则为不忘丧元之勇夫。不为杀身成仁之仁人,则为全身取义之义士。”观上所举,直与八股文无异。陈傅良于宋光宗朝大节彪炳,遇事谏诤;汪立信曾上御元二策,痛恨贾似道卖国;文天祥《正气歌》照耀千古。即就文论,其感慨淋漓也亦如此。评者谓陈止齐(傅良)经义最为近时,其经籍纷纶处,已开后人门径,汪六安(立信)《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》文,清微细净确实纯正,纯似成弘集中举业之作,文文山(天祥)《愿比死者一洒之》文,顺语气、按题位,已启明文代言口气之风。若杨诚斋(万里)《国家将兴必有祯祥》文,点题后用“以为”二字起,《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》文,点题后用“谓”字起,更类于代言语气。而文中“猩狂绿草,俎豆春风,狼烟塞红,榆关柝静”及“日转棠阴,风清榆塞,边塞不鼓,烽燧不烟”等句。《杨墨之道不息》文:“苔侵鲁壁,烟横尼山,骥失而弩,马失而螭”之句,其藻丽且过于清代章金牧、王广心之文。故论八股文者,沿流溯源,不可不谓其托始于经义也。至焦循谓八股入口气代人论说,实原于金、元之曲剧,以破题开讲,等于曲之引子,提比中比,等于曲之套数,夹入领题出题段落,等于曲之宾白。但其论八股文肖题极推金声,枯窘题极推王遂东,而于黄淳耀、吴之彦、耿争光所作,皆称其无异汉赋、唐诗、唐宋人古文,则又不尽同前说。毛奇龄曰:

“唐制试士，改汉魏散诗而限以比语，有破题，有承题，有领比，有颈比，有腹比，有后比，而后结以收之，六韵之首尾即起结也，其中四韵即八比也，然则试文之八比视此矣。”直以八比由唐应试之试律而来。钱大昕曰：“宋熙宁中以经义取士，虽变五七言之体，而士人习于排偶，文气虽舒畅，而两两相对犹如故也。”与毛说略同，而亦以为本于经义耳。

二 八股文之文体

八股文之源流，既如上述，明洪武三年所定乡、会试文字程式，犹称为五经义、四书义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曰：“经义之文，流俗谓之八股，盖始于成化（宪宗）以后，股者对偶之名也。天顺（英宗）以前经义之文，不过敷衍传注，或对或散，初无定式，其单句题亦少。成化二十三年会试，《乐天者保天下》文，起讲先提三句，即讲乐天四股，中间过接四句，复讲保天下四股，复收四句，再作大结。弘治（孝宗）九年会试，《责难于君谓之恭》文，起讲先提三句，即讲责难于君四股，中间过接二句，复讲谓之恭四股，复收二句，再作大结。每四股之中，一反一正，一虚一实，一浅一深。若题本两对，文亦两大对，是为两扇立格，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，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，故人相传谓之八股。长题则不拘此，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，排比十数对成篇，而不止于八股者。”据顾炎武说，是八股始于成化之时，但成化以前，于谦《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》题文，王宗贯《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；知者动，仁者静；知者乐，仁者寿》及《乡人皆好之何如，子曰未可也；乡人皆恶之何如，子曰未可也，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恶之》题文，皆八股格也。推之宋杨诚斋、汪六安之经义，中间已有用四股、六股、八股之体。然则八股之法，实肇于宋绍兴、淳祐，定于明之洪武，而盛于成化以后者。顾炎武又

云：“制义发端二句或三四句为破题，大抵对句为多，此宋人相传之格，本之唐人赋格。下申其义作四五句谓之承题。然后提出圣贤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题。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，不用原题。篇末敷衍圣贤言毕，自抒所见，或数十字或百余字，谓之大结。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，以后功令益密，恐有藉以自衒者，则但许言前代，不及本朝，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矣。”夫就制义文体而论，固以八股为主，然篇中之破题、承题、起讲，与领题、入题、出题、过接、收结、落下等，附属其间以成文者，不兼说明，仍不可以知其全体之构造也。兹再引申其义而详言之。

破题不始于八股，唐赋、试律于起处并曰破题，屡见于唐、宋人之所记载。八股破题，自明而清其法繁多，皆用二句单行，有明破、暗破、顺破、逆破、正破、反破、分破、对破之别，长题之破贵简括，搭题之破贵浑融，大题之破贵冠冕，小题之破贵灵巧，其要在于将题目之意义破开，而扼题之旨，肖题之神，因题而制，不暇举例也。破题之后为承题，承者接也，谓将破中紧要意义承接而下，倘正破则用反承，反破则用正承，顺破则用逆承，逆破则用顺承，馀可类推，总要明快关连，不可破自破而承自承也。破题于圣贤诸人须用代字，不可直指其名，如尧舜则称帝，孔子则称圣人之类，承题则直言之，如尧舜直称尧舜，孔子直称孔子，其余诸人仿此，无复避忌也。原题明文施于承题之末，即领承题目上文，以说明本题发言之原委，但后来将原题减去，承题后即入口气谓之起讲。起讲首二字用“意谓”、“若曰”、“以为”、“且夫”、“尝思”等字开端，明文起讲简短，仅三四句，清代较长，约十句上下。起、承、转、合，或由正而反，或由反而正，意要分明，单行中仍用排语，亦有散行而浑写者，法亦不一，务须总括全题，笼罩全局，故以起讲称之。起讲后用三四句，或曰领上，或曰领题，或曰入题，或曰落题，亦有称之为提笔者。有上文者领上以入题，无上文者只以领题叫题为入题，无上文而有下文

者，则领题后仍要留下文地步，有上文兼有下文者，则领上入题点清本题界限，意仍留照下文。若全章或连章之题无上下文者，则用浑括领起以入题，此皆布置于八股以前之格式也。

八股者，为起二比（亦曰提比），中二比，后二大比，末二小比（亦曰束比）。但二小比亦有提前用于起比后，或中比后者。比者对也，起、中、后、束各两比内，凡句之长短，字之繁简，与夫声调缓急之间，皆须相对成文，是为八股之正格。起比以后，出题以一二句或三四句，下接中比。中比以后，过接一二或三四句，下接后比。亦有出题过接连合用之。或仅用于提比后，或仅用于中比后者。束比紧接后比。篇末用一二句收以完篇，有下文者谓之落下，无下文者谓之收结。由破题以至收结，语意必须连串，中间之出题过接皆用散句，乃点醒文义，使之一气相生，无板滞转捩迟钝之嫌，不可重复隔绝，层次不清，是八股谋篇布局之大略也。

再分论之，唐彪（号翼修）曰：“制艺之法有六位，曰顶、曰面、曰心、曰背、曰足、曰影。”据此以言，起二比如人之顶与面，意在题前著笔，提起全篇之势，每比约四五句至七八句，要炼而紧，俾留中比后比之地位。中二比如人之心与背，当进一步搜剔题中反正神理所在之处，笔要松灵，有略长于提比者，亦有短于提比者，其大开大合，尽情发挥题之义蕴，每比长至十余二十句者，则为变格。后二比如人之足与影，为题最后之位置，可向题旨立意实处，畅发无遗。因中比既以轻松出之，后比若不庄重踏实，不足以振起全篇之精神，文气舒长，每比多为十余二十句。倘中比已长，则后比短如普通之中比，亦变格也。束二小比，每比二三句或三四句，所以回应揭醒全篇而加以结束之意。后来八股之格多改为六股，则将二小比减去矣。

明人篇末用大结，可及时事，世宗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叶经巡按山东，作乡试《无为而治者，其舜也与夫何为哉，恭己正南面而已

矣》题程文，大结内有“继体之君，未尝无可承之法，但德非至圣，未免作聪明以乱旧章”等语，世宗见之大怒，以为讥讪，逮讯毙于杖下。按语并不急切，而意亦空论，竟触时君之暴威。自后皆草率从事，而不肖之徒，又每于此暗藏关节，至清康熙时悬为厉禁，而大结遂废。至于八股体制之异者，有十比、十二比、十四比以至十六比、十八比等，亦有双扇题作两大比，三扇题作三大比，四扇、五扇题作四大比、五大比之类。而单句题用两大比、三大比者亦间有之，则因试场中欲求见异于人之故。惟其前后之破、承、起讲、领题、落下等，仍为一定之格式。

三 八股文之文题

文题乃作文之标识，八股初时出题，皆明白正大，或一句或数句或一节或全章，并无偏全、承上、冒下、截上、截下等名目。后以行之既久，题目仅限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四书内，几无不为习见之题，其弊至于互相蹈袭，不得不避熟就生，因而割裂变化，繁简纷歧，创为特别殊异之题矣。题既多端，行文者不能举不同之试题，而只用固定之一法，复不能随时变易法，而应付无定之试题。是以出题者定为各类名目以统属之，对于某类之题，当用某种之法，加以规范，示以准则，限制束缚，自明至清，其所由来，并非一日。应试士子遵循不废，遂成普通之格式，讲诵之阶梯。八股既加以论列，则文题亦不可不知，兹特举例赅括以言之。

文题有大题、小题之分，乡、会试每出大题，较为整齐，小考则纤佻琐碎者居多，谓之小题，更有一种特别之题曰截搭题。合各题以区分而类别之，盖不下三四十种。若欲一一讲明其例，遍引各题与作法，即使连篇累牍，仍不易详解其奥妙，无关大旨，因以从缺。兹仅分为题名、题意、题例三类以纪其概要。

(一) 题名。有连章题(即两章或三四章合题),全章题,数节题(即每章内之数节),一节题,数句题(即每章或每节内择取数句),单句题,两扇三四五扇题(即章节中之排句),以上皆属于大题之类。若截上题,截下题,截上下题,承上题,冒下题,承上冒下题,半面题,上全下偏题,上偏下全题,上下俱偏题。并有一题而兼两名,如截上兼下全,截下兼上全等。就上各题错综推之,可以了解,无须细述,以上皆属于小题之类。又有截搭题,分长搭、短搭、有情搭、无情搭、隔章搭诸体,是为例外。

(二) 题意。行文用意必须按题,大题可以直抒胸臆,就题发挥,观上第二部分所论,当能得其大概。小题各有不同之作法,拘牵甚多,稍一驰骋,即触题忌。截上承上题忌连上,截下冒下题忌连下。题意全在上文者为承上,题意半在上文者为截上,冒下与截下题类此。上全下偏题,其下截从上截抽出者,则宜重发首句转落次句,其上截总冒下截者,则宜轻发首句直走下截。上偏下全题,为下截兼顶数项而上截只出一条,故作首句时必将上文补斡于中,作下截时兼顶数项,须用倒卸法逆转而上,方不混入上文也。截搭题则无论长短搭、有情无情搭、隔章搭,其法皆用钓、渡、挽。“钓”者由题首直钓题尾,而仍还到题首,用于小讲后领题处。“渡”者扼住题首、题尾驾馭中间,然后从题首渡到题尾,用于提比后之出题处。“挽”者循题尾以倒卷题首,用于后比落下处。钓、渡、挽,俱要掩映收纵,绾合自然,裁剪消纳,并带中间,方得埋伏稳渡反照之妙。独短搭题目甚短,中无题句,不须消纳,其转折处,宜用关合简捷之笔,此通法也。钓下后之二提比谓之还上,为专作题首上截之文,渡下后之二比谓之还下,为专作题尾下截之文,但彼此仍须回环照顾。篇法以四股三段为正格,因钓、渡、挽较普通之领题、出题、落题为长,所以前后仅用四股,文气已足,而少用八股六股者,至于小讲文义要浑融,眉目要清楚,以总起总收,中将题界点说分

明为合。截搭题文，无中生有，反复提缀，不能随题铺叙，又要首尾绾合，此固文章家未有之奇趣也。若夫各种大题小题之中，行文作法，仍有多样之用意，如认题、如制局、如宾主、如线索，曰气、曰势、曰络、曰骨等，不胜枚举，兹皆不论。

（三）题例。试文各题，既如上述，欲稍证明其例，繁征博引，固属不必，即取四书题内各章以分举之，倘于题目上下之原文，不举则不得其详，举出又过于纷琐，兹引《论语》三章相连之正文于前，就此择题举例于下，无事旁及，似较简单浅显，而题例亦易于明了耳。引文如下：

“子所雅言，诗书执礼，皆雅言也。”“叶公问孔子于子路，子路不对，子曰，女奚不曰，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”“子曰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”

以上为《论语·述而》篇连接之三章，“子所雅言”为一章，“叶公”为一章，“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”为一章，叶公章分两节，“子路不对”上为一节，“老之将至”上为一节。就此举题为例分析言之：

合两章或三章者，皆为连章题。仅出一章者为全章题。“叶公”章分两节，出上一节，“叶公问孔子于子路，子路不对”，为一节题（出下节者亦然，推之别章有多节而出数节者为数节题），其余各项题，“子所雅言”为冒下题。“子所雅言诗书”为上全下偏题。“执礼皆雅言也”为上偏下全题。“皆雅言也”为承上题。“子曰女奚不曰，其为人也”为截上下题。“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”为两扇题（三四五扇之例可推）。“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”为半面题。“我非生而知之者”为截下题。“好古敏以求之者也”为截上题。“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”为截搭题。“不知老之将至云尔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”